

清代  
叢刊  
筆記

庸  
盒  
筆  
記

薛福成著

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薛福成著

庸

盦

筆記

記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凡例

一是書於平生見聞隨筆記載自乙丑至辛卯先後閱二十七年所記漸多始自刪存其有精蘊及有關繫者復各以類相從不能盡依先後為次諸篇於近世鉅公名人或稱其諡或稱其字與官蓋所述之人生死不同而所稱之官又有前後不同者則以纂述非一時故也若必追改為一律轉失覈實之意所以各仍其舊

一昌黎韓子有云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茲編亦頗存此意雖不過隨時涉筆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嘗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經世之學惟所書善惡務得其實善者則盡力表章不嫌溢美惡者則慎之又慎必為世所共棄者而後加貶絕焉以附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義

一是書所記務求夏身獨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當時得之耳聞而其後復見於他書者則隨手刪去亦有一二偶未見及致未盡刪者然各記所聞其用筆亦稍不同矣

一筆記與文編相為表裏凡關係大局之事與其人最可師法堪備史料者既有一二十篇刊在庸盒文編矣筆記中即不復贅

一史料一類涉筆謹嚴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參私見即軼聞述異兩類無不攷訂確實惟

幽怪一類雖據所聞所見究覺愴怵難憑以其事本無從覈實也蓋神怪雖為聖人所不語然孔子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謂微而顯也故并錄之

一筆記據平日見聞隨意抒寫亦間有閱新聞紙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覈實者錄之以資談助今於新聞紙得軼聞二條述異四條幽怪二條為刪其蕪冗存其簡要各附於本類之後

庸盒筆記目錄

卷之一

史料

裕靖節公殉難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劫數前定

訥相臨洛關之敗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溫壯勇公守六合

張忠武公逸事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肅順推服楚賢

巡撫折藩司之皎

庚申杭城之陷

蓋臣憂國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卷之二

史料

慈安皇太后聖德

嘉順皇后賢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賊犯歲星致敗

威毅伯攻克金陵

李秀成被擒

張洛行被擒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星變奇驗

多忠勇公薨於盤屋

曾左二相封侯

駱文忠公道愛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鄧子久中丞被害

潘忠毅公遇害

任柱翰文光伏誅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樞廷忌滿六人

彭尚書迴翔文武兩途

談相

卷之三

軼聞

四千五百餘年元鶴

鬼神默護吉壤

桂林劉仙巖

殺字碑

學使舊宅

入相奇緣



查鈔和坤住宅花園清單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某制軍為乞丐

東方三大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窮達有命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河工奢侈之風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名醫治中消病

猛藥不可輕嘗

祿命同而不同

獄獄引律同而不同

六指人冤獄

戊午科場之案

良吏平反冤獄

墨吏設誓受譴

早慧不壽

太監安得海伏法

曾文正公輓聯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聖武記故川楚教匪謀篇尚未盡善

盾鼻隨聞錄當燬

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

微員食祿有定數

死生有命

戒鴉片煙良法

右旋白螺

孤竹古松

古塚現實

卷之四

述異

曾文正公始生

左侯相之夢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徐庶成真

郭汾陽王墓被掘

桃花夫人示夢

馬端敏公被刺

張汶祥之獄

知府被刺

知縣被戕

水神顯靈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武員唐突河神

河上旋風

忠靈破賊

已死七日復生

獄囚囚官

開刀殺人

葷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愚民含忿輕生

柘工謀財酷報

娶妾得泥佛

雷震總兵

雷殛惡人

雷救人命

劇盜婉言辭雷擊

雷疑

雷殛學徒

雷殛水缸

一日中雷殛三人一死二活

甯遠府城地震

長沙火藥局災

火藥之災

龍陣風之災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太平火藥局災

福星輪船沈沒

輪船失火

中冷泉真蹟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涓洲大魚獻燈油

蛟龍利害懸殊

白龍朝山

發蛟

巨蛇出遊

物性通靈

物性相制

雷擊巨蠍

生吞壁虎

蛇跌鼈

永平古蹟

卷之五

幽怪

魁星為學徒換心

亡兵享關帝廟血食

竇應感烈婦祠

殉難知縣顯靈

浩劫前定

故相索命

大臣某公轉生為光州牧女

鬼罵陳尚書

玩視民瘼酷報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漢宮老婢

北齊守宮老狐

北齊李后為地仙

後唐韓淑妃為真仙

神護漢陵

狐仙談歷代麗人

牛太守前生為戰馬

卷之六

幽怪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立誓減壽避庠

麻姑締姻

扶乩問題

扶乩奇驗

城隍神世故

生作城隍三日

死生前定

蓬萊仙跡

縊鬼為祟

淑靈呵護家人

水鬼白晝拉人

水鬼假冒舢板船

鬼笑可畏

新鬼回家

庸醫殺人有定數

村童夜陪鬼飲

狎遊客遇無常鬼

楊孝廉遇煞神

離婚酷報

鬼魅現形

鬼負壞牆

旅鬼索路憑歸費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荒徼人鬼雜處

鬼買糕哺子

鬼欺衰老

東平州牧相尸過鬼

冤鬼鳴冤

廳署猫精

甯紹台道署內狐蛇

蛇死為祟

巨蚌成精

樹靈報仇

孝子獲福

李遊戎遇魅

蘇州瑞光塔蟒蛇

舊報崇人

庸金筆記卷之一

史料

無錫薛福成叔耘

裕靖節公殉難

道光年間。靖節公裕謙。由知府薦擢封圻。英銳任事。亦頗講求吏治。自禁鴉片煙之事起。英吉利陷定海。踞之。於是林文忠公以兩廣總督被劾落職。而大學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力主和議。許以香港割畀英人。以易定海。是時裕公已署兩江總督。每論時務。慷慨激發。堅持清議。疏糾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廟謨亦已中變。毓琦相職。逮下刑部獄。命將分道出師。絡繹赴浙粵諸省。而裕公以欽差大臣。馳抵鎮海。視師。提督余步雲為之副。當是時。英人因與琦相議和。已讓定海。而盡調兵船南駛。朝廷遣總兵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國鴻。率師駐守。裕公所攜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調。疇零湊集。號令不齊。且承平日久。未經訓練。實不耐戰。余步雲尤恇怯巧滑。善結奧援。屢冒軍功。加太子少保。營外掘濠如淺溝。一孺子能踰之。遠近皆知其不足恃也。裕公駐鎮海城內。步雲駐招寶山。一日。裕公望見招寶山上有白旗。頗心疑之。乃勸步雲。以竭誠報國。且與之盟。步雲偽僞足疾。勉強莅盟。有一英人名啞哩。以舢板船擱淺。為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并抽其

筋以為馬韉呼號三日而後死。其聲慘厲異常。英人聞之怒曰：中國自命為守禮義之國。而酷虐不仁如此乎。會廣東亦旋和旋戰。久無成議。英遂馳兵船復攻定海。陷之。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進攻鎮海。用舢板船蟻附登岸。而余步雲守招寶山之師先潰。諸營繼之。裕公自投津池。水淺不得死。一武弁負之以趨。僱得小舟。僅與幕友陳若木、吳如渤二人。退至甯波。甯波吏民皆已倉皇驚擾。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即吞金堅臥不語。陳、吳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過慈谿縣城。幕友往艙中撫之。已冰皆喜曰：公薨矣。遂往告縣令殯殮之。余步雲始奏稱退守甯波。而英人陷甯波。步雲奏稱退守上虞。且言裕謙大營先潰。以致各營相繼奔逃。復奏言聞裕謙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不知所往。於是宣宗皇帝諭旨。數恨用人之難。謂柔懦無能者既備事。而剛果有為者復鮮效也。陳若木者。以字行。宜興人。習刑名。痛裕公之為步雲所賣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訴寃之辭。遣裕公舊僕赴都察院呈遞。而步雲始奉旨逮問。然步雲供辭狡展。又素通聲氣。朝貴多隱為之地者。獄久不定。將貸以不死矣。刑部尚書李莊肅公振祐。堅執不允。加以刑訊。步雲畏李公之威。一吐實。不敢復有所隱。讞既上。得旨。步雲正法。而裕公亦獲優卹。建祠予諡。飾終之典禮焉。若木由是名聞江南。凡兩江總督到任。必卑辭厚幣。敦請入幕。為上賓者數十年。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鴉片煙與英吉利兵船相持海上宣廟倚任甚至既而中變命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馳往查辦嚴劾林公革職遣戍新疆盡撤守備與英吉利講和於是輿論譁然皆罵琦善之誤國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賢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後河決祥符上命大學士蒲城王文恪公鼎臨塞決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見林公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薦之及大工合龍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還朝力薦林公之賢上不聽是時蒲城與穆相同為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聲詰罵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於上前盛氣詰責之斥為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上笑視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歸而欲仿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是時新城陳孚恩為軍機京章性機警最為穆相所寵任方早朝軍機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駕而出急詣蒲城之宅其家方搶攘無措尸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然後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檢衣帶中得其遺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編修某曰上方怒甚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尊公卹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任於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為

尊公邀優旨。子其圖之。會張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親厚之門生。而亦蒲城同鄉。且門生也。相與共勸編修。編修從之。孚恩代為改草。遺疏以暴疾聞。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孫三人皆侯。及歲時帶領引見。飾終之禮隆焉。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樞垣。呈穆相。穆相大喜。於是推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尚書。軍機大臣。而張公亦於數年間。由翰林躋卿。竟惟編修以不能成父志。為蒲城諸門生。及陝甘同鄉所鄙棄。亦自愧恨。遂終身不復出。蒲城堯未幾。而林公召還。復為陝西巡撫。世俗皆言自蒲城堯後。宣廟常聞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賜還。此說雖未盡然。然亦足見人心所歸仰云。

### 劫數前定

兵燹之劫。皆有定數。余既屢著於筆記矣。咸豐癸丑二月。金陵之陷。粵賊募得黔人之善挖煤者。由儀鳳門穴地火攻而入。至同治甲子六月。咸毅伯中丞曾公。仍募得其人。由太平門外穴地火攻而入。斯事固已奇矣。尤奇者。常州府城。以咸豐庚申四月初六日午時。為粵賊所陷。今傳相合肥李公之巡撫江蘇也。以同治甲子四月初六日午時。攻克常州。相距而四年。而一失一復。月日時皆不爽。謂非有定數。而能如是乎。至如上海。以道光壬寅陷於英吉。利。咸豐癸丑。復為羣匪所踞。迨粵寇之難。四鄉雖為戰場。而城獨不陷。甯波亦以道光辛丑。

陷於英吉利。同治壬戌復為粵賊所陷。迨光緒乙酉法蘭西以鐵艦來攻。竟不能入口。大抵兵燹之劫。重於前則輕於後。冥冥中若有為之主宰者焉。

### 訥相臨洛關之敗

故相訥近堂閣部。訥爾經額之總制直隸也。酣嬉廢事。吏治日壞。咸豐三年。以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適賊解圍奔竄山西。訥相督兵回防直隸。初有獻計於訥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間。有一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洛關。近時商賈皆由此往來。其路甚捷。然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雖十萬之衆不能過也。訥相拘守太平時舊制。以為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及達。而賊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是時訥相方督凱旋之軍萬餘人。次臨洛關。先一日有冒訥相旗幟責州縣供張者。蓋賊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而訥相尚未知也。次臨洛之日。賊衆麇至。官軍倉皇失措。車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畧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為之稟達省垣。是時桂燕山相國柱良以刑部尚書駐守保定。為之入奏。訥相奉旨革職拿問。賊餒由此大張。蓋訥相為承平大吏。已數十年。養尊處優。素不知兵。行軍既無偵探。又無營壘。加以拘牽文例。故及於敗云。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新甯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尚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熾日張。江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既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楚勇千餘人。與賊搏戰。楚勇出境勦賊。由此始。全州策衣渡之役。以寡擊眾。殺賊數千。破斃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嘗率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撫。是時江公方在武昌。庀守具。奉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為去留。不必以成命為拘。江公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人。力疾邁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煒。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為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糗糧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為元煒所紿。且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既已至廬。不肯為棄城退守。

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為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謀。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眾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堞上督眾。連斃賊目。堵築闕口。會援師數道。皆為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蔽。如雨。江公左右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齧其耳。良勳負痛因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者曰。布政使劉裕鈐。知府陳源。究同知鄒漢勳。胡子雖。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淵。縣丞艾廷輝。興福。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煒竟降於賊。或云元煒之初任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

已為子上克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為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為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尚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為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關矣。屬元煒母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母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既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間元煒通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煒降賊，賊使擔水執爨，旋授以偽職。後官軍克安慶，執元煒戮之。噫，捐例之開，任途龐雜，其流弊一至於此，可不懼哉。當元煒飾詞具稟時，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陰受賊計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勳才畧，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頡頏。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詳書其事，而感唏隨之也。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粵賊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其僞將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人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裹脅日眾。而欽差大臣勝保躡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勦。適金陵賊遣其黨黃生才等，率眾北援，陷臨清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領侍衛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等督兵迎勦，賊無食可掠，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勝保晝夜窮追，至豐縣，勦滅全股。黃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靜海獨流鎮之賊南竄阜城，僧郟追圍之。賊聞黃生才一股為勝保所滅，相謂曰：「莫余援也。」已遂并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竄至連鎮，立木柵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隊竄踞高唐州。當是時，吉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林鳳翔在連鎮，僧郟圍之。李開方在高唐，勝保圍之。高唐賊眾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復立木柵，悉用土壘，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賊皆潛居，并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死亡。勝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之。僧郟以咸豐五年正月十九日攻克連鎮，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林鳳翔，擒賊供稱在窟室中。官軍窮搜得之，則見林鳳翔方在地洞，挾二美人宴飲驩呼。已將長髮薙去，蓋欲乘間潛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一并生擒解京誅之。僧郟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即移得勝之師，馳赴高

唐自德貝子以下。俱受節制。勝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僧郛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賊出巢。賊果出城。棄其馬隊。全數步行。踞馮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在平十八里。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週圍堵住。內又徧掘陷坑。排列槍礮。守禦嚴密。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廈。外而甃牆十分堅固。礮不能入。僧郛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圍圍。賊自持旗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即放槍礮。勢難驟進。僧郛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即擬引運河水。以灌之。衆謂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僧郛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而。旋據已革廣西左江道張晉祥稟稱。願捐貲獨任其事。僧郛許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僧郛旋即飛飭僱集民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笕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墩。排列槍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浸。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怠。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糧草。火藥盡溼。賊聚居樓上。我兵用礮不時轟擊。賊之柴米漸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巳刻。李開芳遣其心腹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泗水出降。意欲藉為內應。僧郛心知其偽。訊



出被脅難民。遣回原籍。其餘賊黨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乘夜盡誅之。遂令兵勇越牆。逼近土堰。放火燒燬賊巢。賊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僧即又令兵勇越牆。四面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僧即命撤隊。已刻李逆遣一賊呈送降稟。僧即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遂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傘。擁李逆前進。志在乘此脫逃。僧即偕德貝子等逆探其詐。暗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李逆既入穀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擒獲。僧即傳令將八十八人。撥入各營。其賊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李逆進見。李逆頭戴黃綢綉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攜兩賊童。身穿大紅綉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即德貝子等。各屈一膝。即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罰。願說金陵諸賊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即知其心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即遣出。遂將李逆與八賊目。解至京都。凌遲處死。僧即查明連鎮高唐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弁兵勇八十餘人。設立祭案。將就擒餘匪八十人。並二賊童。網縛挖心祭之。作祭文曰。爾官爾民。為國忘身。沙場戰死。陰靈未泯。天鑒爾志。振我軍聲。渠魁既殲。

賊黨悉擒。剖其心肝。慰爾忠魂。尚饗。僧邱放聲大哭。官弁兵勇。無不墮淚。僧邱前經晉封親王。於是奉旨世襲罔替。並賞肩輿。其餘文武各員。賞資爵秩有差。

### 溫壯勇公守六合

咸豐三年。賊陷金陵。分黨往攻六合。知縣溫公紹源徇於民曰。吾聞粵賊所至。殺掠甚慘。與其束手受屠。不如殺賊而死。今與諸君約。能殺賊者。奪得賊所掠物。任自分之。六合民素悍。一呼而集者數萬人。賊以六合下邑。不設備。大敗而去。溫公以所獲鎗重。頒之於民。民既獲利。又知賊伎倆。氣勢益壯。賊每至。民團輒敗之。一日賊偃旗息鼓。乘黑夜薄城。而民團未之知。賊豎雲梯將登城矣。忽見城上燈火齊明。燈有九江王字樣。驟聞天崩地塌之聲。賊疑為中伏也。驚遁。蓋城內向有九江王英布廟。而火藥局在其中。是夕失火。而居民亦見九江王燈在城上。登城視之。始知有賊。出追之。復大得賊所棄財物軍仗。賊前後六犯六合。皆不克。溫擢至道員。加布政使銜。仍權六合縣事。而江北大帥亦奏請加九江王封號。既而大帥託明阿忌溫公威名。疏劾溫公縱團肆掠。與賊無異。坐革職。發往軍臺。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疏言溫公實有功。請免發遣。仍令守六合。既而請開復原官。八年。悍賊四眼狗圍六合。總統張公國樞率師援之。至陳板橋。去城三里。大霧不得進。停軍一時許。以待之。天明霧開。

疾趨六合。則城已先一時陷矣。溫公遇害。賊剝其腹。殘其尸。聞大軍至。即棄城去。事聞。贈溫公布政使。謚壯勇。

### 張忠武公逸事

張忠武公國樞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以兵餉大權為共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勳偉節。彪炳史冊。無待余之贅述。若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跡弛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遊。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數。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為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魁為老大。其支黨皆為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為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為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黨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為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懾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為盜魁。嘉祥有眾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

俾得為商之貲本。官民之旅費。既而官軍討之。山中倉卒無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捷。然兵吏為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為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遣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為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為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屢其巢。出禦而偽敗。乃悉招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為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為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為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眾。每出己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職京師。其封翁愚荃先生。與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時。嘗以年家子。從文正習制舉文。既得翰林。亦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文正丁憂回籍。傅相與其封翁從侍郎呂文節公賢墓。奉旨回籍治團練。自是遂不甚通音問。厥後皖北糜爛。呂公殉舒城之難。而團練事遂無可為。傅相旋入皖。撫福元。修中丞。濟幕府。中丞蓋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措注未盡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會粵賊勢益橫。傅相病官

軍之退避也。少請大舉一戰。是時鄭軍門魁士為總統。謂賊強如此。君既欲戰。如能保其必勝。願書軍令狀否。傅相毅然書之。官軍與賊戰而大敗。賊漫山徧野而來。合肥諸鄉寨皆被蹂躪。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館。傅相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鎮江。而自出謁諸帥。圖再舉。既落落無所合。久之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間道往謁。謂文正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文正幕府者為候補道程桓生尚齋。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鼎作梅。今江甯布政使舉人許振禕仙屏。陳鼎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領。鼎因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難腫巨艦。非滄滄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鼎曰。少荃多經歷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文正許諾。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為之悚然。蓋文正素諗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

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既而文正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文正不從。傅相復力爭之。文正曰。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違文正節度。出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詣大營。又不留營聽勅。徑自歸去。文正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文正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閒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文正移建軍府。馬傅相馳書往賀。文正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傅相乃束裝赴安慶。文正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僱輪船來迎援師。文正奏遣傅相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常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文正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績望日隆。卒歲。文正未竟之緒。文正之志業。傅相實繼之。同治十一年。文正薨於兩江總督官廨。傅相郵寄輓聯云。師事近三十年。新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蓋紀

實也。

肅順推服楚賢

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為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後遂入值軍機。屢與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卒以驕橫僭倨。獲罪伏法。其人固無足論矣。然是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尚書馬不察。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以坐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畧。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陽王闈運。紐秋。閩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筠仙。郭公固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閩運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啟齒。郭公方與京師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挽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

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賂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賂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說余聞之高碧湄。未知確否。碧湄與劬秋皆嘗在肅順家教其子者也。

巡撫折藩司之劄

咸豐八九年間。昆明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王壯愨公有齡。素為所識。拔以一鹽大使。不數年間。薦擢至江蘇布政使。總督藩司互相倚重。而巡撫倏然不能問一事。壯愨氣得志。盈不以巡撫置意中。每詣院謁巡撫。仰面視天。言如泉湧。但自陳其所辦之事。而不請示焉。趙靜山中丞德輟。大不能堪。而無如之何。竟引疾以去。歸安徐莊愨公有任。由湖南布政使升撫江蘇。素聞壯愨之專橫也。思有以折之。壯愨初次上謁。左右兩俊僕各執白銅煙筒。裝送水煙。莊愨謂之曰。君仕至兩司。尚未知官場通例乎。藩司謁巡撫。但許吸旱煙。不準吸水煙。君雖才畧無雙。定例其未可違也。遽揮二俊僕使去。壯愨愕然出不意。無可置辭。喪氣而出。然於公事專擅如故。未幾。何制軍力保壯愨。升任浙江巡撫。而莊愨為何制軍所壓。終不



能收回巡撫之權。隱忍而已。俄而制軍失陷常州。莊愍殉節。道疏劾之。何制軍竟伏法。

### 庚申抗垣之陷

咸豐年間。賊擾江西安徽等省。浙江之軍。以常玉山。昱嶺關。四安鎮。三路為重防。其餘則規賊所趨。而調撥之。己未十月。江南借浙閩鄉試。皖南之人赴浙者。率由廣德。四安。徑從安吉。孝豐山中。抵杭。蓋小路也。自是人始知山中有塗徑。而賊亦偵探得之。庚申春。大軍圍金陵。甚急。偽忠王李秀成欲救金陵。乃以悍賊數百。沿路裹脇。由安吉。孝豐。餘杭。越山而至杭郡。巡撫羅壯節公遵殿。以事出倉卒。未暇調兵。不知所措。數日而城陷。賊進攻滿城。將軍瑞昌。悉力固守。而杭城內錫箔匠數萬人。羣起擊賊。又值金陵分大軍繼至。賊仍由此路遁走。大會羣賊。攻陷東壩。乘金陵大軍之虛。攻陷老營。而東南遂糜爛矣。

### 蓋臣憂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為戈什哈。既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眺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

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握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為文忠也。

###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為戶部郎中。好為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夏。官軍既克馮官屯。勦滅粵賊之北犯者。載垣端華漸以聲色惑聖聰。薦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輿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相後。資望既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蓋三奸以全力羅織之。欲以樹威。於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鑄錢局一事。興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指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骨。肅順恃寵而驕。陵轍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為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唉。若輩憤憤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焉知公事。因將司員擬蒙。盡

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盡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於心。而唯諾維謹。惟大學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勸上舉木蘭秋禱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上娛情聲色。實為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為三奸所尼。屢下詔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為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只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論。以為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擬旨駁還。然恭親王遂得於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

以為贊襄政務之權在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蓋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華之所為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為端華所使二王實皆庸惰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為主謀云恭親王先見三奸卑遜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為彼何能為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眾謂叔嫂當避嫌疑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拊掌稱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親王乃請端華同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即發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即請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縣備尖宿處皆不敢輕居懼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動詔即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楨周

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合疏稱。我朝聖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醅條奏。特降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皇上冲齡踐祚。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寶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面奉諭旨。辨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具有不合聖意者。硃批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數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昔漢之和熹。鄧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遼之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朝之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事皆由兩宮裁決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為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

目前大可憂者。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或量為變通。擬求救下羣臣會議具奏。請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姦之專擅。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敗貌之狀。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為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今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稍北坐。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曰。阿嬭奴輩如此負恩。即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即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璽。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為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載垣等已先至。尚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遜謝卻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

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檢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衛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尚顧索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梓宮。次於密雲。逮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聞肅順在臥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順方擁二妾卧於牀。遂械至。亦繫宗人府。肅順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載垣亦咎端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凶之罪。肅順尤甚。端華次之。載垣又次之。蓋肅順之驚悍。過於二人。自忖護送梓宮。僅遲數日至京。不至有變。然使俟肅順至而圖之。彼耳目既廣。布置漸密。則措手較難矣。惟車駕至京。而即日下詔。辦理神速。為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云。廷議既上。請均照大逆例。凌遲處死。初六日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醜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屬餘多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

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構釁。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即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釐。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詝。醇郡王。奕讓。鍾郡王。奕齡。孚郡王。奕謨。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賞楨。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無有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凌朕躬。為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為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即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即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尚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華封。刑部尚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



傳旨令其自盡。此為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戴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戴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若加恩改為斬立決。即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戴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為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為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於戴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効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戴垣等凶讎方張。受其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即革職。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尚書穆蔭。即革職。改為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著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戴垣端華自縊。肅順以科場鈔票兩案。無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聞其將殺肅順。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西市觀之。肅順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車上。過驛馬市大街。兒童驩呼曰。肅順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頃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為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以大鉄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戴垣端華肅順時。請查辦黨援。當令指出黨援諸

人實迹。嗣據明白迴奏。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書陳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間噴有煩言。陳孚恩於上年七月。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熱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即有竊負而逃。運海濱而處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不共見共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赴行在。是該尚書為載垣等之心腹。即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皇考召見時。即以危辭力阻回鑾。迨聞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為迎合載垣等。眾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籍。品行如此卑污。若任其濫廁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敘用。以為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與載垣等。雖無交通實據。而或與往來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眾人耳目。共見共聞。何能置之不議。劉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績。均著即行革職。許彭壽。糾劾各節。朕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頹靡。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有以寬大為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紛陳請。致啟訐告誣陷之風。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習。朕實有厚望焉。未幾查鈔肅順家。得陳孚恩手

書有不臣語。乃復遣戍伊犁。先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即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為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先是欽天監奏。八月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登極之日。久陰忽霽。八表鏡清。於是權姦既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羣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啟中興之治。

庸盒筆記卷之一終

庸盒筆記卷之二

史料

無錫薛福成叔耘

慈安皇太后聖德

慈安皇太后。以咸豐初年。正位中宮。當時已有聖明之頌。顯皇帝萬幾之暇。偶以遊宴自娛。聞中宮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寢閣者。聞中宮一言。未嘗不立即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以中宮調停。旋蒙恩眷。顯皇帝幸熱河。逾年龍馭上賓。當是時。肅順專大政。暴橫不可制。太后與慈禧皇太后。俯巨缸而語。計議甚密。於是羈縻肅順。外示委任。而急召恭親王至熱河。與王密謀。兩宮及皇上。奉梓宮先發。俾肅順部署後事。既至京師。則降旨解肅順大學士之任。旋革職拿問。遂誅之。肅順素蓄異謀。以皇太后渾厚易制。故忍而少待。不意其先發制之。臨刑時。頗悔恨云。於是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首簡恭親王入軍機處。議政事。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王之。西宮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窺會。東宮見大臣呐呐。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同治初元。鑒曾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以正月朔日下詔。凡天下軍謀。

吏治及總督巡撫之黜陟。事無不諮。言無不用。中興之業。於是乎肇矣。何桂清失陷新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陰祈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為所惑。東宮太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天下為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為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尚書。其後頗多厭替。勝保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天下頗以為宜。金陵蘇浙之復也。曾李左三公。錫封侯伯。實出東宮之意。而西宮亦以為然。及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境。巡撫丁公寶楨劾奏之。東宮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即命就地正法。天下皆服丁公之膽。而頌太后之明。西宮太后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后悉以權讓之。頽然若無所與者。後西宮亦感其意。凡事必諮。而後行。毅皇帝孝事太后。能先意承志。太后撫之亦慈愛備至。故帝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西宮為帝所自出。無以逾也。毅皇后之立。實太后以其端淑選中之。蓋其聖德為相近云。邇年以來。太后益謙讓未遑。事無鉅細。必待西宮裁決。或委樞府主持。或者以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故益務韜晦歟。

### 嘉順皇后賢節

國朝家法。遠軼漢唐宋明之上。而尤有亙古所未睹者。一則開創之功。與中興之業。皆出皇

太后訓政之力。一則以椒房之貴。而殉大行皇帝於百日之內。如穆宗毅皇后是也。后為今承恩公崇文山尚書之女。幼時即淑靜端慧。崇公每自課之讀書。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時滿洲蒙古右族皆知選婚時。必正位中宮。同治十一年。穆宗皇帝將行大婚禮。后與鳳秀之女。俱選入宮。當是時。后年十九。慈安皇太后愛其端莊謹默。動必以禮。欲立之。鳳秀之女年十四。慈禧皇太后愛其恣性敏慧。容儀婉麗。欲立之。兩宮意雖各有所屬。而相讓未決。乃召穆宗俾自定之。穆宗對如慈安旨。於是乃立后為中宮。而封鳳秀女為慧妃。大婚之夕。后應對頗稱旨。穆宗使后背誦唐詩。無一遺字。穆宗甚悅。慈禧皇太后憐慧妃之未得尊位也。召穆宗諭以慧妃賢慧。雖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嫻宮中禮節。宜使時時學習。帝母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穆宗性至孝。重違太后意。而又憐皇后之不得寵于太后也。乃不敢入中宮。亦竟不幸。慧妃常在乾清宮。獨居無聊。既而有疾。慈安皇太后偵知。諸太監越禮狀。於是兩宮太后輪流省視。帝疾稍瘳。太后回宮。亦召皇后留視之。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讐諸太監。又性羞澀。守禮法。帝亦命皇后回宮。每苦口極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龍馭上賓。慈禧皇太后召皇后訓責備至。蓋本朝家法最嚴。又值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于皇后。而責之過深也。今上即位。皇太后懿旨。封為嘉順皇后。而后自穆宗之崩。慟極。誓以身殉。遂

不復食。以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崩。年二十二。距穆宗大行未百日也。嗟乎。自古烈婦殉夫者多矣。若以椒房之貴。猝遭變故。攀龍偕逝。則前古所未聞也。豈不懿歟。

###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占驗家謂五星同在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豐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從填星也。攷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張八度。歲星彗惑在張五度。太白在軫三度。填星在張九度。辰星在張七度。蓋日月與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軫。然與日月及水土二星相距不滿三十度。則猶可謂之合也。尤難遇者。五星皆順行。而無逗留退逆之愆。且皆晨見而不伏匿。斯所以為盛瑞也。是歲官軍即以八月朔日卯刻克復安慶。由此各路大帥相繼奏捷。甫逾一紀。而粵捻苗回諸巨寇。以次蕩平。中興之功。何其偉也。占驗家又謂自張至軫。為楚分野。是時輔弼中興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江忠烈公。羅忠節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以及今相國恪靖侯左公。巡撫威毅伯曾公。陝甘總督楊公。兵部侍郎彭公。皆係楚材。可云極盛。惟今相國肅毅伯李公。所屬淮部諸將。皆係皖人。然春秋時。皖北安廬鳳。潁六郡。本皆楚地。則分野占驗之說。似不誣矣。沈約宋志。謂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關。五星聚東井。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則中興景運。尚未艾也。



賊犯歲星致敗

天文家又謂歲星所在之分野。其國有福。伐之者敗。春秋時越得歲而吳伐之。史墨以為必受其殃。既而吳果為越所滅。同治丁卯四五月間。捻酋任柱賴汶光等竄入山東。登萊青一帶。官軍依膠萊河築牆而守。蓋欲拘之海隅。而以勁兵驅殄之也。余於五月杪夜觀歲星在危宿。光甚明亮。夫虛危齊之分野。乃濟東秦武登萊青諸郡也。登萊青得歲而賊擾之。理當敗滅。余謂論地勢。則如獸入阱中。論天時。則彼自犯歲星。不滅何待。俄而賊乘膠萊河尾海灘乾涸。尚有數十里。營牆未築。潰防而出。余拊髀驚歎。以為天時地利。究難盡恃也。李今伯相李公。早依運河築牆。以防賊之竄逸。賊猛撲河牆。不能逞志。迨九月間。銘軍會合諸軍。擊之安邱濰縣之間。槍斃任柱。竟殲巨股。仍在虛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時地利實有可憑云。

威毅伯攻克金陵

宮保威毅伯曾公之圍金陵也。猛攻二年。威暑鏖兵。迄不能下。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慙者就殲。蓋每穿一穴。為賊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十百人。一日穴地已過城根。賊尚未覺。會賊有以槍插地者。穴內軍士見槍首入地。疑賊已覺。而刺

之也。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賊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死。復開他道。或為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賊酋李秀成登陴遙望。見其上草色。輒知下有地道。官軍既克偽天堡城。即所謂龍脖子者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頂。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等與公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頽。賊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興城齊。示將由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脖子山之下。見得一隧。乃前數月所開。為賊所覺。而中廢者。曾公知賊不復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填以大石。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為引綫。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陳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點鐘之久。俄而寂然。眾又以為不發矣。忽聞霹靂砰訇。如天崩地坼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眾屬目。咸見是城聳入雲霄也。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缺口衝入。其上有黑雲一陣隨之。既而城中火起。共見火光中有若金星一箇。騰入雲端。繼有白光一道衝上。蓋皆寶氣所化也。先是咸豐三年。粵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掘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曾公使挖地道。自太平門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亦異矣。曾文正公既

至金陵修治缺口。鏡石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 李秀成被擒

金陵之拔也，偽忠王李秀成偕一童遁走方山，突遇樵者八人，有識之者，喟曰：若非偽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導我至湖州，願以二萬金為壽。樵夫相與聚謀，以為不如執獻大營，金其焉往，且可獲重賞。遂縻之以歸。其村名曰澗西，是時秀成與其僮兩臂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皆黃金珠玉寶貴之物，約值白金數十萬兩。村民盡拘之一室，其珍寶尚未散分也。村民陶姓者，八人之一也。時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蕭孚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獻俘事。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酒食，雅意繫維，不使得行。孚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澗西村，以秀成歸，盡收其珍寶，將并殺陶姓以滅其口。伙夫陰告之，分以寶珠五枚，良馬一匹，俾乘夜逸去。孚泗竟以擒獲秀成，膺一等男爵之封。其後威毅伯曾公微聞其事，賞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為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畀八人者共分之。

### 張洛行被擒

張洛行為捻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洛行為僧邸所敗，以五千人保於

尹家溝僧邸率大軍圍之。洛行自知勢不敵，以數百人突圍出。僧邸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擒斬賊黨略盡。洛行以二十人奔西洋。集圩主陳天保，故賊黨也。甫於是日降官軍。而洛行夕至。天保納之。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時西林宮保英翰署宿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洛行卧所。洛行方吸洋煙，英公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曰從我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擒以歸。解送信邸軍前，凌遲處死。僧邸保獎英公，俟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朝廷頗嫌以賞薄，未數月擢知潁州府。旋遷鳳潁六泗道。兩年間遂至安徽巡撫。

###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咸豐三年，粵賊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需為防禦計，捐廉製洋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閻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為麟見亭河帥家丁，為司庖政，繼以鹽筴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鹽政善之，發令箭一支，給錦文俸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瀾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無險可扼，悍賊七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風甚雨，城西芥園河隄驟決。

天津道張起鵠督率官弁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隄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修成巨浸，靜海滄洲來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已。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眾咸異之。次夜隄潰，即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賊已入滄洲境。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奈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為之奈何？」錦文獻票錢四千緡為募勇費，且謂賊勢嗚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夫萬餘，掘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壘成礮臺，置礮盤六座於臺上。即日工成，錦文入見縣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回民劉總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曰：「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值數易錢，分寓小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馬。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鳧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為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為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閩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營，曰：「賊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臺瞭望，果烽擁而來。謝公

率眾迎勦。蘆圍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賊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為開山王。手執黃旗。左右指揮。迅奮剽疾。我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猿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喏曰。是賊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則氣奪。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前行。距賊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為水雷。遂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為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賊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賊。又以賊眾我寡。未敢遠追。賊遁至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謝公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拽取濠板。被賊擁圍。手執長矛。殺數賊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即照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專祠。佟鑑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各立一祠。謝公旋子謚忠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佟公。改號雙忠祠。然津人尤虔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年捍寇。有

功。桑梓。縣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大吏入告。賞給一品封。其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欽賜舉人。錦文既卒。縣人附祀之雙忠祠內。竊思天津癸丑一役。官紳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粵寇。保全郡城。當時合羣策羣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一人。况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厥後謝公獨尸其名者。則以其慷慨激發。願為前驅。成功指顧。旋以殺賊捐軀。合於能禦大患。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當粵賊披猖。時事孔棘。之秋。顯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眾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大用矣。忽而臨陣死綏。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唏不置也。楊需以捐募蘆團。天子謂為知兵。由長蘆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勦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褫職逮問。尤可見偶值事會。僥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 星變奇驗

天文家每測象緯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來舊矣。西人則謂星行有一定之軌度。與人事毫不相涉。以是習西法者。但精測算。而不言占驗。然見於史冊者。數千年來。治亂禍福。往往十驗七八。其說有未能盡廢者。余所親覩。如咸豐十一年。五星聯珠之瑞。既誌之矣。又如咸

豐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埽三台。並及文昌四輔。月餘乃滅。余謂三公中必有當其災者。未幾而科場之獄興。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以失察門丁舞弊。肅順等復深文周内。竟罹大辟。十年七月。彗惑入南斗。是時英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礮臺。入天津。逼通州。天子以秋獮駐蹕熱河。十一年五月。彗星復出西北。長數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輔。余見其芒鉞熊。幾及帝座一星。心甚憂之。至八月而文宗龍馭上賓。光緒八年。法蘭西始謀越南。端倪大露。是年八月。彗星見於張翼之間。余謂越南分野在翼軫。而彗所以除舊布新。越其為法所併乎。未及三年。而越南全國果盡歸於法矣。夫天象變於上。人事應於下。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天文家占驗之說。不可盡信乎。

多忠勇公薨於盤屋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由黑龍江馬隊從征楚皖。洊擢大帥。身經數百戰。料敵如神。其奇勳偉績。尤在廬桐之間。推滅粵寇陳玉成。實能轉移天下全局。曾文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為中興名將第一。同治元年。提師入關。嘗以親兵七十人解商南之圍。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眾。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竊不見底。人馬層積。填與路平。驅勦回寇。如風掃殘葉。其計畫常出人意表。卒而迫之山谷之間。大川之旁。殺賊動以數萬計。陝西叛回。幾盡



將移勦甘回矣。適滇匪藍大順由蜀竄陝。陷踞藍屋城中。老賊僅數百人。脅從人數亦不甚多。多公引兵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朝廷既知賊勢之衰。又以多用兵素稱神速。訝其師久無功也。嚴旨詰問。多公起自武員。不耐挫折。又自恥其困於小寇也。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掘地道。燃火藥。轟開月城丈餘。公自率移圖善姜玉順等。驟入其城。不意城內尚有堅卡五道。將士力攻不能破。公在礮臺親自擂鼓。賊見其穿黃馬褂也。知為大帥。以鳥槍狙擊之。頭眼受傷。忍創回營。傳令諸將。此城速克。傷重亦可痊。如不克。傷輕亦不欲復活。諸將四面環攻。以次日三更克復縣城。藍大順逃至漢陰。為團練所截殺。而公傷病益劇。巡撫劉公蓉往視之。見其臥於牀。倚困憊殊甚。竟瞠目不能語。遂以四月十五日薨於藍屋。公生平愛士卒如骨肉。而威令嚴明。凡所指揮。湯火不敢避。屢殄巨寇。勳滿海內。而此次忽為小醜所困。殆有數焉。方受傷時。上發內府珍藥敷治。並命黑龍江將軍傳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公本無家。雙全依戚族而居。身無完衣。將軍憐駭。贈以行資。始得馳往。已不及見。公遺疏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洵非虛語也。或曰。駱文忠公奏報。早稱大順死於四川。守藍屋者實大順之弟。二順然。陝西兵民則皆指為藍大順云。

曾左二相封侯

襄聞與寇之據金陵也。文宗顯皇帝顧命頗引為憾事。謂有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文正公克金陵。廷議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舊制所無。因析而為四。封侯。伯。子。男。各一。曾文正公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曾沅甫宮保封一等毅威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蕭孚泗封一等男。左文襄公之肅清甘肅新疆也。廷議援文襄公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擬封一等公爵。皇太后謂從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係曾國藩所薦。其所用得力之老相營。亦係曾所遣。將領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若左宗棠封公。則前賞曾國藩為太薄矣。乃議左公以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所以不獲一等者。稍遜於曾公也。聖明燭照。纖悉靡遺。權衡輕重。適劑其平。雖前後事隔十年。而評量猶不爽銖寸若此。此其所以成中興之業歟。余昔遊京都。聞談時事者。皆有此說。因而錄之。

### 駱文忠公道遺愛

駱文忠公秉章。以咸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鴟張。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募勇之議。益陽胡文忠公。新甯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既開。人才蔚起。於是塔忠武公。塔齊布。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績賓。李勇毅公。績宜。王壯武公。鑫。及前總督楊公。岳斌。前侍郎彭公。玉麟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以殺賊躋顯秩者。尤不可數計。當是

時精卒徧於畎畝。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也。賂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適位是邦而逢其感。每與諸公共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長。以故勳望日隆。會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賂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張公既去。賂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略輻湊。賂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眾。復分兵援黔。援粵。援鄂。援江西。丰采幾與曹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賂公每公暇適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談辯風生。賂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賂公一日聞轅門舉劾。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賂公領之。徐曰。盍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賂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尚過之也。然賂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轂賢才。賢才亦樂為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為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賂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入蜀。蜀中值監朝鼎。李短搭搭等。羣寇蠱起。揭竿為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縣。賂公僅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臨熙為統將。劉霞軒中丞。落實以同知佐戎幕。旋超授四川藩司。贊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

蜀一戰大捷。鼓行而西。驅殄羣孽。連解定遠。繇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戰沒。駱公選裨將代領其眾。會合蜀軍。分途追勦。蓋李等巨首十餘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竊。聲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駱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捷。既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清之功。為甚捷也。蜀民見駱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為諸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駱公活我。石達開率其悍黨。窺犯蜀疆。自入絕地。諸土司扼守險隘。會合官兵。擒滅之。天下聞之。謂石達開著名劇寇。不過稍亞於洪秀全。而駱公擒之。易於反掌。莫不仰其威名。蜀民亦謂駱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駱公既削平羣醜。省中司道建議。整理財賦。因而籌餉。籌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隴。當是時。曾文正公督兩江。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駱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為重。而駱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謠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駱字為馬。各略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駱公當立勳名於蜀。其數早已前定矣。駱公既薨。成都為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通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為不祥。遣使

禁之。蜀民答曰：將軍脫有不謀，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為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賂公，與諸葛武侯相等。賂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為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賂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賂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賂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賂公相埒，而才調發越，則十倍賂公。然有為不能，有守不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賂公遠甚。崎嶇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器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賂公相反云。

###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善化勞文毅公崇光為封疆大吏二十年，值咸豐同治用兵之時，其所居亦幸多貧窘艱危之境，雖無卓然傑出之經綸，然每能履愛不驚，化險為夷，以功名終，則其從容應事之度，有可稱者焉。先是文毅以廣西布政使統領一軍出省勦賊，招降賊首張嘉祥，改名國樑，即後在江南殺賊為名將殉大節，謚忠武者也。文毅既擢巡撫，洪秀全、楊秀清等大股悍賊雖已

出粵境而餘寇蜂起。羣盜如毛。廣西餉絀。兵弱。指持數年。賊勢益熾。與湖南廣西諸省音問阻絕。餉道不通。省城數十里以外皆賊也。文毅與人書云。吞膺疆寄。困守孤城。不特毫無官趣。抑且毫無生趣。適將果敏公益遺。以候選知府。為羅忠節公澤南營官。中道散去。文毅招之赴粵。將公請立功後。必保至實缺。按察使。所需糧械。毋稍缺乏。然後願行。文毅許之。將公乃募楚勇三千人入粵。擊平羣寇。克復諸府縣城。楚粵之路始通。無何而文毅調撫廣東。權兩廣總督。自咸豐七年。葉崑臣使相名琛。為英吉利所執。英人踞守廣東省城者數年。迨庚申和約既定。次年英人交還省城。督撫司道仍駐佛山鎮。不敢入城。英人常目笑之。謂兩國既和。斷不復存惡意。中國大員何怯也。然是時上下議論。皆謂一入省城。必受洋人挾制。將復如葉相之事。文毅內決於心。獨備儀從。呵殿入省城。城外萬人夾道觀之。將軍都統司道府縣。遂皆從之。洋人既覺其無所懼。諸事稍稍就範。議者亦始知與葉相彼此異時。以是稱文毅之毅焉。旋實授總督。量移雲貴。雲南自巡撫徐之銘倚叛回。以自重。總督潘忠毅公輝至為所戕。厥後之銘雖死。而回黨內外盤踞。耳目甚廣。巡撫劉公歡。昭潘司岑公毓英。皆統帥在外。文毅始駐貴州。既而道路稍通。遂入雲南。或勸文毅毋遽入省城。文毅曰。省城未失。而大吏皆悍不可入。則彼寇將終據之。且彼所以欲害我者。恐或有圖之之意也。今我未挾

重兵。則彼固無虞矣。遂入城。莅總督任。終日閉鈴閣。以示無事。日寫白摺三四開。告人曰。吾以此陶情適性。且泯彼猜疑也。於是在位數年而薨。夫文毅治廣西最久。其所善亦殆無遺憾。若在廣東。則是時已與英人講解。入城本無後慮。文毅之智。殆能見及之。其在雲南。蓋有不服藥為中醫之見存焉。總之兩粵及雲南三城者。以常見度之。皆危地也。然惟櫻之以無心。則履至險。而往往能化其險。觀文毅之所處。殆猶佛家能狎蛇虎。而蛇虎亦竟不為之害歟。

### 鄧子久中丞被害

江甯鄧子久中丞爾恆。以翰林為雲南道員。洵擢藩司。咸豐十年十月。升授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年春。調陝西巡撫。是時徐之銘撫雲南。綱紀廢弛。回寇與營將句通為患。之銘非但不能禁遏。又從而黨庇之。浸遂為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亦為之銘私人。既而黨羽日眾。勢倏縱橫。作惡多端。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輒遣其黨追之境上。盡劫其官囊以去。無敢與校。皆以得出虎穴為倖。有保等恃此為生涯者數年矣。中丞之將赴黔也。行李馬馱。中途被劫。中丞聲稱。俟到京參奏。適調陝撫。行至曲靖。借居府署。何有保聞有參辦之言。密嗾其黨史榮戴玉堂。夜率練勇擁入署中。戕害中丞。所攜衣

物旅費搜括無遺於是遐邇分傳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司道知其陰事恐中丞一入都而其劣蹟盡聞於朝也故密諷何有保害之之銘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致稱鄧爾恆由滇赴陝經臣派撥兵練護送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署知州唐簡等素知府署不甚嚴密欲派兵練巡查鄧爾恆自稱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兩僕在內伺俟是夜竊賊李寶踰垣而入鄧爾恆聞院內有賊親自堵門喊捕李寶素恨鄧爾恆聞其在內遂與其夥黨一擁而入遽將鄧爾恆殺害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拿獲各犯即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稟鈔呈文宗諭旨云鄧爾恆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簡等既欲派兵練巡查何以輒復中止竊盜拒捕傷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鄧爾恆係屬大員何以輕身堵門即謂該犯李寶係因懷恨故將該撫殺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門喊捉之人即係該撫且知李寶之殺該撫實為挾仇起見在場各犯既已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遽將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對鄧爾恆既留兩僕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辭曲靖文武原稟種種情節支離徐之銘並未駁斥輒行入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徹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總督劉源灝已諭令趕緊前往雲南將鄧爾恆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情消弭之見欽此源灝竟不敢赴滇遲延半年中途乞病



而歸。臺諫文章論列。前任總督張亮基亦疏劾之。銘奉穆宗諭旨云。鄧爾恆被戕之案。日久未予查辦。亦無以彰國憲。著張亮基迅速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之銘先行撤任。並將鄧爾恆被戕之案。徹底根究。按律懲辦。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翦除。又宜防其設計暗害。欽此。於是復起江甯潘忠毅公鐸於家。馳往查辦。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裝。何有保以其隱匿贓物。執縛玉堂。拷打甚酷。玉堂氣忿潛逃。嗣聞潘公查辦之信。同治元年閏八月。糾黨夜攻。何有保殺之。史榮戴玉堂旋皆被潘公擊獲。嚴訊各情。供認不諱。即予正法。潘公據實復奏。並稱訊據各犯供稱。徐之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部議處。何有保仍戮尸梟示。以儆兇殘。遂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多疑之。潘公或自以萬里孤蹤。威惠尚未周浹。而之銘在滇日久。私黨蟠結。驟難參撤。既須與之共事。不得不為之蒞。被以安其心。歟。然余謂何有保等。本無甚伎倆。並非難除之賊。一聞潘公查辦。其黨即自相攻擊。而之銘安坐兩年。置之不理。律以春秋誅心之法。雖之銘實不知情。謂之知情可也。

### 潘忠毅公遇害

潘忠毅公鐸。始自河南巡撫。降調湖南布政使。咸豐二年。粵寇之攻長沙也。公嘗以藩司護

理巡撫守城有功。後乃引疾以去。優遊林下者十餘年。同治元年。雲南叛回。邊起。全省分裂。而省城回眾亦與叛回相通。魚肉良民。脅制官府。大小衙門。皆有黨蟠踞。巡撫徐之銘貪淫昏懦。既已自失其權。為回人所箝制。因又扶回自重。怙惡不悛。是時之銘雖已罷斥。而朝廷所新授之巡撫賈洪詔林鴻年等。皆不能入滇境。僑寓成都。每遣探雲南軍務。具摺奏報而已。之銘為諸回所擁護。託言新任未到。不能交篆。踞位奏事如故。如是者三四年。之銘既嗾其黨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恆於境上。總督張亮基頗有戒心。引疾求退。疾馳而去。深以得出滇境為幸。朝廷方起用舊臣。遂命潘公署雲南總督。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艱險。毅然入滇。道經曲靖。回弁馬聯陞來謁。面稱有人給信。令其設謀殺害總督。聯陞固回黨之黠悍者。或故為恫喝之言。或徐之銘與省城回眾處公之至。早欲害之。均未可知。而公置之不問。行至板橋。署布政使岑毓英。總兵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既視事。亟欲力振威權。安輯回漢。而同僚異心。寇盜逼處。殊難措手。回人掌教馬復初者。名德新。以字行。昆明縣諸生在回教中行輩最先。推為大酋。滇省羣回。隱聽號令。自徐之銘以下。無不仰其鼻息。受其挾制。之銘嘗與德新遣回人武進士田慶餘。招撫杜文秀。許割大理永昌麗江三府封之。德新復親至姚州議和。文秀在姚州徧貼偽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西之地。突馬如龍者。亦回眾中之

渠魁慄悍好鬪之銘奏署臨元鎮總兵潘公察知回黨內外盤結之銘又從旁掣肘滇事遂無可為然德新如龍雖首鼠兩端尚未顯露逆迹頗欲羈縻勿絕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回通馬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嚴拒之德新不懌馬如龍恃其徒眾欲兼併迤東諸郡惟臨安土豪梁士美不服以忠義激勵官紳糾眾據險以抗如龍如龍屢請勦士美公不許如龍懷怨徑率所部往攻臨安公念如龍若踞臨安則回勢益強且梁士美忠義宜保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練眾之素與如龍為讐者數千人陽為會攻臨安實令與士美合圖如龍蓋如龍去則回稍弱而後滇事可籌也公念徐之銘雖不足恃究係同辦一事嘗向之銘微露其意之銘歸告其妾之銘之妾多與回酋狎暱酋以告德新德新怨懼交并密召武定營參將回酋馬榮率練黨二千餘人即冒公所調練眾旂幟入居省城五華書院日出騷掠居民訟之督撫兩眷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公親住書院彈壓諭令出城請期五日不許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即日出城是時回眾矛戟森列馬榮攘臂大言曰即不出當奈我何嗾其眾使前公大罵身受七傷死之雲南府知府黃培林昆明縣知縣翟怡曾上前救護同及於難中軍楊振鵬在側默然無言是日也公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而不至蓋早知其有變云賊亦不攻其署岑毓英以兵練數百扼守藩署自臬司以下

官吏未死者皆避入藩司官廨。徐之銘迎馬德新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陽稱請其彈壓。回眾德新以總督關防送交徐之銘。公尸暴露三日。其家丁哀懇楊振鵬。轉求德新發回字令。旂始得殯斂。面如生。德新之召馬榮。初意欲使官與回相持不下。已乃出而調停之。以市德於總督。並解馬如龍之厄。不料其構成大釁。且所忌惟潘公。今公已死。又欲討馬榮以示已無背叛意。乃密召馬如龍。率師赴省。岑毓英亦致書如龍。獎其忠誠。召之入援。如龍攻臨安。數日不克。得書欲退。恐梁士美追襲。乃以情告士美。士美登城謂之曰。汝若奔援省城。盡心王事。當不汝追也。如龍折矢與之盟。以二月一日夜。回至省城。自南門入。與岑毓英夾攻賊黨。賊死傷過半。楊振鵬登城勸止。官軍勿開槍礮。天明送馬榮出城。逃回武定。初五日眾議。徐之銘仍署總督。馬如龍署提督。疏通道路。厥後馬聯陞以叛聞。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稱。馬聯陞伏誅。馬榮為官軍所擒。解至省城正法。楊振鵬受之銘檄。往權鶴麗鎮總兵。與回匪通謀作亂。為如龍所擒斬。

### 任柱賴汶光伏誅

同治五六年間。捻眾竄突蘇皖鄂豫山東等省。黠猾以賴汶光為最。而悍悍善戰。莫如任柱。所統馬隊頗多。方諸軍劃運河而守。捻眾馬步約近十萬。盤旋濟青沂海之間。行蹤恣忽。官

軍追逐往往落後。實高未能制勝。一日銘軍逐賊於安邱濰縣之交。獲一賊目曰潘貴升者。訊知為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升呼曰。赦我。我願投誠。其甥有唐姓者。在銘軍作哨官。亦願保而釋之。劉省三軍門聞之。呼貴升謂曰。汝能為我殺任柱乎。對曰。能。乃畀以洋槍一枝。曰。此去若成功而返。賞汝三品銜花翎及白金二萬兩。如不能殺。亦不汝責。任汝相機為之。可也。蓋劉軍門之意。本非望其必成。以為即不能成。不過棄一洋槍耳。貴升執槍馳馬而去。復歸任柱。任信而不疑。仍置帳下。明日復戰。貴升忽以槍擊任柱。殞於陣前。縱馬奔向官軍。告劉軍門曰。我已殺任柱矣。始猶不信。繼見捻黨不復耐戰。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賊勢如土崩瓦解。迨至贛榆沐宿境內。降賊供稱任柱實死。乃賞貴升如前約。賴汶光既哭任柱而埋之。其黨震懼。潰散略盡。汶光率敗賊千餘名。搶渡六塘河。南趨揚州。諸軍水陸窮追。賊至灣頭。手無器械。餓疲已甚。競入民家掠食。會大雨。吳香晚觀察毓蘭偵知賊無去路。急令撤隊。時已二更。歸營。各釋所負。復於三更出隊。諸賊冒雨淋漓。阻於河水。正在徬徨饑窘之時。官軍縛之如執雞豕。生擒賴汶光。凌遲處死。東路捻股遂滅。

###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已革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年十餘歲。為粵賊所虜。既而降於官軍。總兵黃開榜養

為義子。隸大帥袁端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積軍功至都司。然慄悍不馴。動輒犯法。是時吳勤惠公常以漕運總督。駐節清江浦。索將於臨淮大營。端敏乃以國瑞予之。始將七百人。與捻寇追逐於淮揚徐海之郊。每戰輒勝。威名日隆。吳公既倚為長城。一切順其所為。如奉驕子。漸增募其眾至二三千人。復隸故科爾沁忠親王麾下。掃蕩練匪苗需霖。及山東白蓮池教匪。皆以國瑞為首功。積官至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幫辦清淮軍務。國瑞益自鳴得意。令軍中稱己曰大帥。自謂名位與吳公相並。有輕之之意矣。忠親王戰沒曹南。諸將皆以不能救護主帥獲罪。國瑞獨以戰功素著。免于議處。時曾文正公督師北上。適劉省三軍門。能傳克復甯濟之長溝。國瑞率軍後至。見淮軍將士所攜洋槍精利。心獨艷之。國瑞向以黠悍自雄。諸將無敢與抗者。既惡淮軍之先入長溝也。又思奪其利器。自率親兵五百人。突入長溝。見淮軍勇丁即殺之。凡殺數十人。劉軍門聞變。親督所部與戰於塞中。淮軍盡攜火器發無不中。國瑞親兵多執長鎗。狹巷中不能轉掉。五百人皆殲焉。國瑞躍登民屋。劉軍門使其眾梯而執之。置之空樓三日。給以糜粥。使饑而不至於死。國瑞見軍門泣曰。此五百人皆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一旦為君所殲。吾軍從此衰矣。軍門乃憐而釋之。於是劉陳二人皆稟訴於曾文正公。互相指訐。文正惡國瑞之橫也。欲摧其威氣。而磨勵陶成之。凡批牘數

千言。大旨獎其長。而成其短。歷舉其罪惡十餘事。俾速自悛改。且明白稟覆。並勸其去欵差字樣。勿與英康兩軍同紮。勿擾民。勿私鬪。勿虛報勇額。國瑞具稟詞多巧飾。不肯任過。文正歎曰。是真不可教也已。乃具疏彈劾。撤去幫辦軍務名目。革去提督。褫去黃馬褂。仍留處州鎮總兵。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國瑞悚息聽命。馳往徐州謁見文正。受約束維謹。旋復還駐清江。國瑞馭下嚴酷。手刃膳夫。不下百餘人。將士無罪被殺者。不可數計。國瑞有養子曰陳祿邦。亦積功至總兵。一日國瑞忽欲殺之。振邦求救於漕帥吳公。為之緩頰。國瑞不聽。振邦乃走匿漕帥署中。國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親兵數百馳赴帥署。欲掩執振邦。時已二鼓。署中聞變。急閉大門。國瑞督兵攻之。守門者在內叱曰。汝賴漕帥卵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邪。國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討匿反賊之人耳。力攻久之。壞大門而入。復攻二門破之。署中人退守宅門。其堅過於大門。國瑞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罵愈厲。國瑞益怒不可忍。自以頭觸門。痰湧氣厥。頽然仆地。吳公乃命門使數人。昇國瑞置一古廟中。派員看管。而檄別將伐統其軍。疏劾國瑞革職。永不敘用。越二年。捻酋張總愚馳突畿輔。山東。是時醜邸方領神機營。密薦國瑞欲倚以辦賊。復召為頭等侍衛。俾募數千人討賊。國瑞之復出也。頗染鴉片煙癮。兼有好色之稱。銳氣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驕暴如故。倚恃邸眷。

陵侮諸將。遇欽差大臣恪靖伯左公營中所運餉銀軍械。於中途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請以都司降補。奉旨留中。而命國瑞歸左公節制。國瑞上書左公。歷數其短。如排擊曾文正公為背恩。裁抑鮑超。蔣益澧為攘功等語。指摘不遺餘力。而密致其稿於醕郎。醕郎奏之朝廷。慮國瑞不復能為左公用。乃命改歸安徽巡撫英公翰調遣。越日復改歸山東巡撫丁公寶楨調遣。既而連次改隸大學士官公文。將軍都公興阿部下。最後隸欽差大臣肅毅伯李公部下。國瑞軍實無戰功。而捻寇適全股蕩平。國瑞亦復受上賞。開復記石提督。黃馬褂。花翎勇號。并賞雲騎尉世職。諸軍既皆凱撤。國瑞往來南北。庚午天津焚燬教堂之案。洋人以其激怒津民。致殺領事。豐大業。檄索陳國瑞甚急。賴曾文正公嚴詞駁斥。倖得無事。國瑞乃寓居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過從遊讌。先是國瑞在清淮時。嘗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鹽。值銀鉅萬。又殺世忠部將之攻下蔡圩者。取其軍械。而誣其白通苗需索。世忠皆不敢與校。及是欲洩宿憾。而陽與為驩。國瑞不悟。日與狎飲。時時以戲言虐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清晨率親兵數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言解往金陵。聽總督曾侯相處置。挾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之兒子陳洋培。率眾追之。是時湖北運銅船數百號。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國瑞同鄉也。洋培號於眾曰。孰能追奪吾叔者。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數千人。追及世忠於瓜州。



之四里鋪。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挾國瑞登舢板。破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澤塔登其大船。取世忠妾婢三人。以歸揚州。扶以遊街。官吏馳往彈壓。送歸世忠本宅。而船中尚有二女。於紛呶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曾文正公既接世忠稟牘。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轅聽候。訊辦。世忠泊舟蘆葦叢中。先自來謁文正。文正拒不見。遣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礮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掖出之。饑憊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訊具供詞。文正衡情剖斷。世忠以擅執大員被劾。褫職。國瑞累次滋事。又濫殺世忠部將。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澤塔革去監生。時議允之。越數年。國瑞復以詹啟綸殺人之案。讞有唆聳主使等情。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伯相合肥李公嘗與予論及陳國瑞。經此番磨練。將來有事。似尚可用。余答云。陳國瑞驕暴之性。終不能改。究難任用。且邇來困於烟色。其精銳已銷竭矣。萬一此番磨折稍久。意氣漸平。將來再用。多不過將一二十人。非任重之才也。伯相頗韙其言。其後廷旨密詢吉林將軍。云陳國瑞是否尚堪起用。將軍覆奏。謂陳國瑞兇暴桀驁。不堪復用。論將材者。皆以為定評焉。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

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浦宮保相遇。為言所以絕文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認其二。三。文襄常與客言。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文正為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練將最健者。遣忠壯公松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認也。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劾剛製侯。措辭頗為懇摯。余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庚辰辛巳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途進謁者。皆云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既入軍機。文襄奏言直隸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舊部數營。挑濬修治。閱數月。文襄奏報河工蒞事。頗多鋪張。并有數十年積弊一掃而空之語。於是清議之士。漸多失望。咸謂左相之疏。未免虛誇。遂不逮李相節次治河之奏。周詳覈實。意者其西陲功績。皆不過如是乎。余謂議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過當。因而責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

非歲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師咫尺。有效無效。眾所共知。文襄出筆太易。乃其習慣使然。殆不始於此日也。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歷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尚如泉湧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已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盦文編者也。疏上時。適文襄在關外。奉召將至。恭邸及高陽李協揆。以事關重大。靜俟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開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遽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為議此摺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尚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稍晏。諸公並厭苦之。凡議半月。而全疏尚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文襄亦不復查問。遂置不議。

樞廷忌滿六人

自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後必以大學士尚書侍郎之幹略優長默契宸衷者為大臣承  
寫諭旨善商大政蓋猶唐宋之入中書同平章事明之入閣預機務也不入軍機則雖位居  
大學士不得謂之真相顧聞樞廷裏外各一室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滿六人坐位固嫌逼窄  
相傳必有一人不利者遠者余不能盡知姑就同治以來言之同治十三年中樞臣未有逾  
五人者大都自恭邸而外滿漢各二人也光緒初年仍循此例維時軍機大臣則恭親王及  
大學士文忠公文祥佩衡相國寶鋆協揆沈文定公桂芬李蘭生尚書鴻藻厥後秋屏侍郎  
景廉入軍機既滿六人而文忠薨於位未幾李尚書丁憂王夔虞侍郎文韶入軍機以補之  
迨尚書服闋再入軍機又滿六人而文定薨於位矣辛巳春左文襄公入軍機復滿六人辛  
在值未久即出督兩江所以無事壬午冬王侍郎以陳情終養去位而翁叔平潘伯寅兩尚  
書同入軍機又滿六人未幾而潘尚書奉諱甲申春軍機大臣五人皆出樞廷而禮親王及  
閻丹初尚書敬銘額駙山尚書額勒和布張子青尚書之萬同入軍機未幾許叔星侍郎庚  
身入值又未幾孫萊山侍郎毓汶入值復滿六人閻公已晉東閣大學士宸眷忽衰屢奉嚴  
旨詰責乃引疾予告以去追溯十餘年事則相傳之舊說殆不謬矣然如閻相之引年歸田  
優游林下固大臣所難得者也不得謂之非福也。

彭尚書迴翔文武兩途

衡陽彭雪岑宮保。始以諸生傭書營中。道光末年。新甯雷再浩之變。湖南提督率師往勦。事平。彭公獲保以把總拔補。曾文正公之起兵討粵賊也。彭公帶水師一營為營官。文正詢知其實係諸生。始保候選訓導。厥後累立戰功。咸豐十一年。由惠潮嘉道擢廣東按察使。遂授安徽巡撫。是時官軍初克安慶。彭公尚統領水師。常居舟中。未及莅任。偶至安慶。命府縣限三日內將閭巷所貼偽示。別除淨盡。屆期首府據知縣之稟。上謁銷差。彭公馳馬通衢視之。果無偽示。及入窮街僻巷。則見偽示張貼者如故。且多悖逆之辭。彭公大怒。知其猶是官場敷衍舊習。召首府擢髮罵之。復奮拳毆之。明日。值衙參之期。大小官員無一至者。皆曰恐遭毆罵。彭公素志雅不欲入官場。先已具疏瀝請開缺。專意勦賊。繼復陳難離水營力辭巡撫。曾文正公奏稱彭某素統水師。一旦舍舟登陸。未免用違其長。於是奉旨允其開缺。以水師提督候補。旋改一侍郎候補。補兵部侍郎。繼改漕運總督。則辭。授兩江總督。則辭。復以巡閱長江水師。擢授兵部尚書。光緒十四年。因病請開缺回籍。夫彭公始以把總改訓導。繼以提督改侍郎。遂為兵部尚書。以歸。迴翔文武兩途之中。亦自古名臣未有之局也。

談相

今世談麻衣柳莊之術者。於人之貧富貴賤壽夭。言之鑿鑿。並云某運佳。某運不佳。若其事之有定格者。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蓋信之過深。求之過詳。則泥矣。世俗頗傳曾文正精相術。於文武員弁來謁者。必審視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謂文正於相術不必精。然接見一人。每於其才之高下。德之淺深。福之厚薄。往往決之。而終身不爽。以是負知人之鑒。夫文正雖不可學。但使閱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嘗不可得一二焉。至若並世諸名公。多富貴者壽。而所蘊又有不止於此者。恐談相之士。未必能道之。使必執麻衣柳莊之說以求之。則常有合有不合。余不敏於並世諸名公。未能盡接其光儀。而薰其德意。姑就見聞所及者述之。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滿月。鬚髯甚偉。殆韓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余所親當代鉅公。無其匹也。知府張澧翰善相人。有癩龍之目。謂公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惟眉髮稍低。故生平勞苦多。而逸豫少。威毅伯沅浦尚書。體貌頗似文正。而修頤稍遜焉。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長身鶴立。瞻矚高遠。識敏辭爽。胸無城府。人謂其似仙鶴之相。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棱懾人。目光閃閃如巖下電。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賂文忠公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而外樸內明。能辨賢否。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侗儻好奇。議論風生。適若與賂公相反。蓋賂公能用才。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

羅忠節公貌素不揚。目又短視。不善馳馬。衡陽彭雪琴尚書。恂恂儒者。和氣霑然。可親。道州楊厚齋尚書。意思深長。貌亦儒雅。鮑武襄公。軀幹不逾中人。文弱如不勝衣。四公之貌。皆與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測也。故相朝邑閻公。短小精健。辭意懇摯。不改關中敦樸氣象。丁文誠公。志節清挺。狀貌修偉。綽有威風。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黧黑。老於兵間。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聞其行事。即如見其人焉。又如倭文端公。體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塵。清氣可挹。霍邱吳竹如先生。學養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吳南屏先生。貌雖樸野。而氣韻高潔。文似其人。數公道德文章之蘊。亦自有充積流露者。凡余以上所述。謂之盡合相經。不可也。謂之盡不合相經。亦不可也。余故就耳目所及者。著於篇。俾後有所攷焉。若為見聞所不逮者。則不敢論列也。

庸齋筆記卷之二終